

例子。相信政府如果在提供帮助的同时，鼓励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遗产，他们的文化独特性不至于面临消失。

族群性研究的认知转向提醒我们从微观上探寻人们的分类实践，这种分类实践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他们未必携带族群性概念所指涉的族群互动中的消极面。正如巴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微观条件下，人们的理性选择更多地考虑到个体的民生问题，但这并不一定包含有群体主义（groupism）的内容。因而，巴特的理论其实告诉了我们，边界是流动的，这样的流动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然而，也正是这种流动性，“边疆”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张力。我们的“边疆”应当“去边疆化”，而“去边疆化”的唯一通途就是关注民生，通过切实的民生建设来促进地区的稳定。

【论 文】

试析巴基斯坦独立的民族因素

范兆飞 俞家海 张伟军¹

摘要：围绕巴基斯坦独立原因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大多数学者把印巴分治归结为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很少有学者通过民族因素去深入探讨巴基斯坦的独立问题。巴基斯坦的独立是有着深刻的自身民族原因的，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是独立的穆斯林民族意识、固有土地、穆斯林的民族精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字：巴基斯坦；独立；民族因素

1947年，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英属印度正式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对于巴基斯坦得以独立建国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于英印殖民当局为了印度独立后继续维持对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和战略利益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然而，英国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虽然制造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裂痕，对巴基斯坦的独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巴基斯坦的独立是有着深刻的自身民族原因的，是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以及与民族相关的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这个新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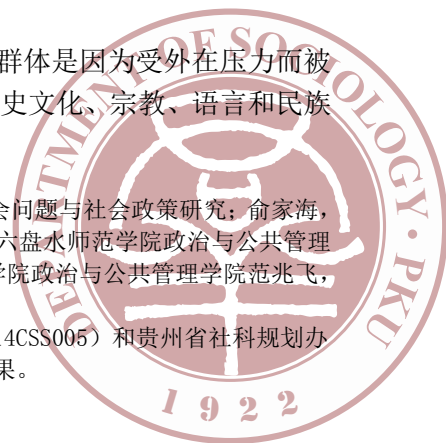
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从形式上统一的英印殖民政府的统治区域中独立出来呢？究其民族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独立的穆斯林民族意识

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指某一群体不认同其所在的国家，认为本群体是因为受外在压力而被迫存在于所在国家范围内的，他们在政治从属观念上和文化层面（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民族

¹ 范兆飞，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研究；俞家海，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边疆史研究；张伟军，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联系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范兆飞，邮箱：657493419@qq.com，电话：1821668266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研究”（14CSS005）和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青年项目“印度独立以来的西北边疆政策及治理研究”（15GZQN20）阶段性成果。



起源等方面)并不认同所在国家的主流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有别于所在国主流群体的一个独立的“民族”。¹

印度教是南亚次大陆的原生宗教,该宗教的产生来源于吠陀时代的婆罗门教。公元8世纪以来,随着穆斯林通过印度西北边疆的欣杜拉季、苏莱曼、基尔塔等山脉的一些可以通行的山口(如开伯尔山口、包兰山口)入侵印度²,与次大陆西北部的土著民族发生一次又一次的文明碰撞,当地的宗教与民族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原来印度教占主导的宗教分布格局演变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多元宗教分布格局。到13世纪德里苏丹国时期,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随着穆斯林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鼓励与提倡,印度教的地位开始下降,伊斯兰教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从信教人数来看,印度教仍然是印度的主导型宗教。

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阿克巴当政时期,为缓和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印度的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得到很好发展。但到了18世纪初,莫卧儿帝国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奥朗则布改变了阿克巴大帝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开始把穆斯林以外的教徒视为异教徒,并对其苛以重税,原生的印度教被由外来的伊斯兰教拉下神坛,穆斯林获得了比印度教信徒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宗教歧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导致莫卧儿帝国内民怨沸腾,人民起义不断,帝国统治体系开始分崩瓦解。正如著名的印度史研究专家马歇尔·霍格逊所说:“奥朗则布不仅没能完成强化穆斯林统治地位的任务,而其还导致了其帝国的分裂。”³奥朗则布错误的宗教政策导致印度由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进入列国纷争时代,如马拉特联盟、旁遮普锡克教徒、孟加拉、迈索尔等印度地方割据势力为争夺印度的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在印度地方诸侯起内讧的时候,英国人闯了进来,把这些诸侯的领地全部征服了。⁴分裂的印度开始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穆斯林从统治者降为被统治者,丧失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特权。他们不甘心丧失自己原有特权,采取拒绝与英国人进行合作的态度。这部分原穆斯林贵族利用“英国使印度成为一个完全殖民地”⁵的契机,领导了印度民族大起义,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大起义失败后,英国对这个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统治阶层实施了更严厉的殖民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对穆斯林采取诸多限制。而原本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印度教徒则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通过与英国人的合作来实现本阶层利益最大化。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印度教徒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逐渐发展起来,其社会地位和就业水平逐渐高于穆斯林,成为仅次于英国殖民者的一个新兴统治阶层。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教徒阶层的极力扶持,以及对穆斯林阶层采取的压制举措,导致两大阶层之间的分化与隔阂越来越严重,两教教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印度穆斯林民众不仅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而且还受到了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的歧视和欺压。英国殖民当局更是有意识地利用两教矛盾,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分化瓦解印度民众的抵抗力量。

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北边疆地区以及东部的孟加拉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理念与文化心理,与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被英国殖民统治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矛盾,大部分印度教徒采取现实态度,没有选择与英

¹ 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在一个国家内,某群体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也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那么该“民族”就有“民族自决权”,即有权力决定自己是独立建国、还是继续留在该国家内部等各方面的权力。

² 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³ 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3,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8.

⁴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选自《马克思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⁵ Parshed and I. Durge, *Some Aspect of India Foreign Trade, 1753-1839*, London:P.S. King & Son, Ltd,1932, p7.



印殖民政府直接对抗，而是采取历史上反穆斯林统治的传统方式来组织和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为了打击原来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势力，印度教徒的这一运动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鼓励。穆斯林在这样的情势下遭受到极大打压，从而伊斯兰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穆斯林的“民族”意识和单独建立国家的思想开始萌动。1863年，阿卜杜尔·拉蒂夫在孟加拉省的加尔各答成立穆斯林文学社。1875年，赛义德·艾哈迈德爵士在联合省的阿利加尔建立穆斯林自己的第一所近代化大学——盎格鲁东方学院（The Anglo-Oriental College）¹，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为印度早期穆斯林政治团体的组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²如穆盟早期领导人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邵克特·阿里和穆罕默德·阿里等都毕业于这所大学。1877年，赛义德·阿米尔·阿里也在加尔各答成立全印穆斯林协会，目的是通过团结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合法的政治手段来争取全印穆斯林的利益。在阿卜杜尔·拉蒂夫等人的倡导和活动中，穆斯林的“民族”意识逐步开始萌发，穆斯林开始作为一股力量活跃于英属印度的政治舞台。

1885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孟买成立，在起初的20年内，其政治主张仅限于要求实行代议制。由于其主张遭到殖民当局的反对，国大党开始转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以争取印度独立为目标。1906年，在全印穆斯林协会的基础上，全印度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在达卡成立。1907年12月，穆盟在孟买省的卡拉奇年会上成立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联盟章程。1908年3月，在阿利加尔年会上，穆盟通过联盟章程，成立委员会。在这次年会上，阿加汗被选为委员会主席，赛义德·哈桑·比勒格拉米被选为书记。穆盟的成立旨在通过合法政治手段，即在效忠英印殖民当局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单独的穆斯林选区”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主导了印度国大党的事务，他们通过吸引下层民众的方式来对英国资本投资的各项领域进行抵制，³以争取印度的独立与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根基，也是为英印殖民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为了牵制印度国大党，英国殖民者对之前实行的压制穆斯林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再加上穆盟的成立初衷与英国殖民者的想法相吻合，英属印度总督开始对穆盟的相关活动予以支持，穆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成长为一支与国大党相抗衡的穆斯林政治势力。

1909年，莫莱-明托改革法案颁布，规定两教教徒在议会改选中实行分区选举，并给予穆斯林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定额，使得此后的英属印度政坛教派政治制度化。分区选举必然对英属印度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是英国殖民者耍的一种政治手腕，英属印度总督通过“建立单独的穆斯林选区”的举措来拉拢穆盟领导人，从而分化和瓦解印度民族主义力量。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穆盟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并出版相关刊物来对穆斯林民众进行启蒙宣传，从而使印度穆斯林民众逐渐形成有别于印度教徒的“民族”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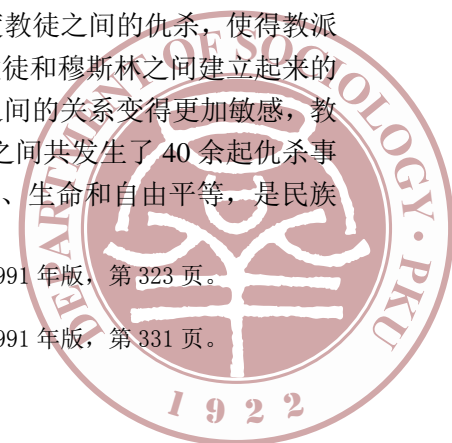
面对穆斯林获得的权益不断增多，而自身利益不断受损，一些印度教组织如印度教大斋会开始对穆斯林采取极端手段。1923年，随着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成功，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哈里发制度被终结。印度教大斋会趁机提出“印度教的国家，穆斯林改宗”的口号。由于伊斯兰教在印度已经扎根数个世纪，穆斯林在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宗教群体，让穆斯林进行宗教改宗，明显是不现实的。印度教大斋会的这一做法导致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仇杀，使得教派冲突持续升级。这种教派冲突在文化心理层面撕裂了千百年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存关系，引发普通民众层面的相互仇视心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敏感，教派冲突因此更加频繁。⁴1926年至1927年期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共发生了40余起仇杀事件，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安全感、命运的认同、寻求保护其财产、生命和自由平等，是民族

¹ 华东师范大学《简明印度史》编写组：《简明印度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² 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³ 华东师范大学《简明印度史》编写组：《简明印度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⁴ 张高翔：《印度教派冲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这个臆想的共同体可以被认同的最基本原因”，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发了原本就处于劣势的穆斯林开始抛开印度文化去寻找自己的民族根源，更加强了该群体的民族意识，以及对“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感。

为了维护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更加激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纷争。为使自己在印度的统治根基更加稳固，英国殖民者在这堆本已燃烧的柴火上又加了一把火，英国殖民者利用两大群体的固有矛盾通过媒体在两个族群之间挑拨离间，散布流言。如“对印度教民众宣传穆斯林是异教徒，印度教徒才是印度真正的主人，穆斯林应该离开印度。对穆斯林宣传印度教徒夺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穆斯林应该把这些权益夺回来……这些可怕的谣言激怒了宗教狂们。”¹最后，在两个族群利益冲突和英国人的挑拨下，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随着两大群体斗争的激化，穆斯林独立的“民族”意识变得更加清晰和深刻。在印度获得独立的前夕，穆斯林普遍认为，无论是从民族起源、历史传统还是文化习俗上，穆斯林民族是一个与主体民族——由印度教徒组成的印度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并且该民族不再属于印度。正是这种具有独立和排他意识的“穆斯林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使这一群体在内外条件具备时努力争取政治独立。

二、独立而又固定的民族聚居地

一个民族要想争取独立建国，必须要有一片固定的土地（领土），这个固有的土地可以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本族传统居住地，也可以是本族集体迁移后逐渐形成的聚居地，而且这个聚居地在现有国家体制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位，该民族与这片聚居地之间形成了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个民族把这个地区认作是本民族的固有“领土”，在条件具备时，便以这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地域作为争取政治独立的地理空间。

穆斯林在南亚次大陆上曾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自西方殖民入侵之后，穆斯林已光辉不在。虽然如此，穆斯林在印度的西北边省、旁遮普、俾路支斯坦等传统聚居地仍有着较强的势力。农耕和游牧是主导人类社会的两种主要生活方式，²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北印度地区呈现出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长期持续不断的冲突与融合，推动着西北印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西北印度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流融合的富集区。在这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生交流与碰撞，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新的文明。哈拉巴文明、雅利安文化、中古印度各个王国时期形成的文化先后在这里扎根。公元8世纪初，西北印度部分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占领，直到1175年由突厥人穆罕默德·古尔所收复。³德里苏丹国时期，西北印度成为其统治区域的一部分。1519年，随着成吉思汗的后代巴布尔进军印度，西北印度成为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区域。由此，基于历史原因，西北印度成为印度穆斯林的一个重要聚居区。18世纪后期，西北印度脱离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成为独立的邦国。1843年，西北印度的信德地区被英国殖民者占领。⁴1849年，旁遮普锡克王国的统治者向英国殖民者投降。自此，西北印度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西北印度是英帝国维护英属印度核心区安全的重要一环，为保障核心区的安全，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印殖民当局先后在此区域建立了旁遮普省、俾路支斯坦省、西北边省等省级行政区来实现核心区的安全。

伊斯兰教还通过海路传入印度。印度洋北岸的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孕育出埃及文明、两河流

¹ [巴]G·阿拉纳：《伟大的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1页。

² 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页。

³ 俞家海：《英属印度省级行政制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第37页。

⁴ Ramsay Muir, *The Making of British India, 1756-1858*,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3, pp.123-124.



域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三大文明。¹印度洋成为上述三个地区的人们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天然场所。中古时期，以阿拉伯人为代表的穆斯林商人利用印度洋季风性洋流的周期性规律，同印度的马拉巴尔（Malabar）、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等地区邦国的统治者及臣民做生意，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也随穆斯林商人传到印度洋东、西海岸，随着这些城邦的民众与穆斯林商人交往的不断加深，一些人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城邦的文明发展进程逐渐呈现出伊斯兰文明的特征，如卡里库特就是一个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城邦国家。印度东北部的孟加拉地区、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地区成为印度穆斯林的另一大聚居区。这样，穆斯林就在北印度、东北印度、南印度沿海地区形成了自己的人口聚居区域，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区。

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英布战争改变了英帝国的殖民地治理理念，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开始由扩张领土转到强化已有殖民地管理的轨道上来。印度教文明区和伊斯兰文明区就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大英帝国的印度地图上面，这种地理文化区分布状况为英国殖民者实施“分而治之”策略提供了便利条件。面对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于 1909 年出台了莫利-明托和蒙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法案，这两个法案推行了意在制造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矛盾、从而顺利实现“分而治之”策略的分区选举制度。所谓的分区选举制度，就是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区由穆斯林投票选举一定数额代表的选举制度。1913 年，真纳加入穆盟以后，进一步向国大党提出了实行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以及在立法议会为穆斯林分配固定席位的建议。国大党为了推进印度的自治斗争，从团结穆斯林民众的大局考虑，接受了真纳的建议，不仅在第一个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穆斯林实行单独选举区制，而且也就穆斯林在立法会议的席位分配问题达成了协议。总的原则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其席位数略低于人口比例；占人口少数的省，席位数略高于人口比例。1916 年 12 月，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同时在勒克瑙举行年会，最后，两个政党都批准了共同拟定的协议草案。单独选举区制以及穆斯林在立法会议的席位分配为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省份实现执政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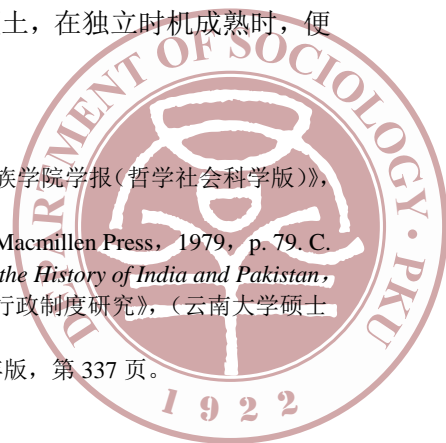
1928 年，在《莫提拉尔·尼赫鲁报告》出台后，穆盟领导人就建议“鉴于人种、语言、地理与行政上的原因，信德与孟买省的其它部分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为保障该地区人民的利益，信德应从孟买的管辖下分离出来，组成一个单独的省份，同印度其它各省一样拥有独自の立法和行政机构。”² 1935 年印度政府法案生效后，信德穆斯林的愿望终于实现，信德成为一个单独的省份，其首府为卡拉奇。

在 1937 年的大选中，国大党取得大胜，即便如此，在穆斯林单独选区以及旁遮普、信德、孟加拉和西北边省等地区还是穆斯林政党占据优势。1937 年大选之后，为团结穆斯林力量，真纳改组了穆盟，吸收大量穆斯林地方政党及群众加入穆斯林联盟，穆盟力量迅速壮大。经过真纳以及穆盟的不懈努力，到 1947 年印巴分治前夕，穆盟在信德省、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等穆斯林选区取得了相对多数的议席，为在英属印度殖民地范围内形成了由穆斯林联盟执政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真纳在与康帕兰德教授的谈话中认为，巴基斯坦必须是“一个穆斯林邦或者几个邦：在印度的一边，由西北边省、旁遮普和信德组成，在另一边是孟加拉。”³ 穆斯林把这些传统的居住地域与穆斯林民族相对应起来，认为这些地区是本民族固有的领土，在独立时机成熟时，便以这些地区作为穆斯林民族独立的地理空间。

¹ 潘树林：《试论中世纪印度洋国际贸易区的形成、特点和历史地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S6 期，第 60 页。

² B. N. Pandey, *The India Nationalist Movement, 1885-1947, Select Documents*, Macmillan Press, 1979, p. 79. C. H. Philips, *The Evolu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1858-1947: Select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Vol.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5. 转引自俞家海：《英属印度省级行政制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5 月）第 68-69 页。

³ [巴] G·阿拉纳：《伟大的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37 页。



三、穆斯林民族群体中形成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和政党组织 即政治和文化精英集团

在巴基斯坦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代表穆斯林民族利益的政党组织——穆斯林联盟，以及以伊克巴尔、真纳等为核心的穆斯林民族的领袖人物。他们积极构建穆斯林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结印度穆斯林民族的起源和文化特点，强调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差别和人口边界，以及强调穆斯林与其传统居住地久远和牢固的历史联系。以伊克巴尔、真纳为核心的穆斯林精英人物通过以上步骤逐步构建和加强了穆斯林民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逐步把穆斯林民族凝聚和组织起来，使穆斯林民族独立问题国际化，最终通过“民族自决”实现独立建国。

穆斯林的“民族”意识和单独建立国家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1817-1898）的年代。1883年，他在一次演讲时说道：“我们可以设想，英国人……都撤离了印度，……，那时谁来统治印度呢？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民族——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有可能共同坐在一个宝座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吗？当然不可能。那时必然是你死我活，那是缘木求鱼，不可想象的啊！”¹ 这为后来“两个民族”理论作了舆论准备。穆斯林单独建国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曾经梦想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包括现在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以及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认为，这是巴基斯坦国家思想的最早起源。²

1917年10月，在社会党国际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克里兄弟提出了在次大陆穆斯林地区单独组成一个联邦的方案。萨尔达尔·古勒·穆罕默德，在印度政府授命组成的、以丹尼斯·格里爵士为主席的西北边境委员会上作证时提出，印度应该一分为二，穆斯林应该拥有从白沙瓦到阿格拉的全部地区。

1930年在伦敦举行的印度各党派圆桌会议上，国大党和穆盟在议会席位分配上产生严重分歧。1930年12月在阿拉哈巴德举行的穆盟第25届全会上，有着巴基斯坦“精神之父”之称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阿拉马·伊克巴尔就是这种思想的鼓动者。在那次年会上他首次提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他说：“我愿意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无论是在英帝国内自治或是在帝国外自治，建立一个巩固的西北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至少应是西北印度穆斯林的必然归宿。”³ 这次年会上伊克巴尔并没有提到孟加拉。后来，他的思想有所发展，不仅把孟加拉置于其视野范围之内，而且还提出了作为一个“民族”，穆斯林具有民族自决权。穆斯林独立建国思想虽未立即成为穆盟的行动纲领，但得到了信德的阿米人（Amils）、克什米尔的潘迪特人（Pandits）和恒河平原的卡亚斯塔人（Kayasthas）的支持。1932年在英国剑桥读书的乔德里发表了题为《时不可失》的呼吁书，呼吁次大陆实行分治。乔德里并创造了“巴基斯坦”⁴（意为纯洁的国土）这个名词。

1936年省议会选举中，国大党拒绝穆斯林党派与其联合执政的要求，并提出穆斯林党派解散组织，加入国大党，及在今后选举中只能支持国大党等苛刻条件。这引起穆斯林普遍的政治危机感。自1939年起，在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空前恶化的情况下，建立单独穆斯林国家的思潮迅速活跃起来。由于国大党的傲慢和对穆斯林基本权利的无视，一向主张印穆团结的默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伊克巴尔逝世后，他接过伊克巴尔手中的大旗，继续指引着这面旗帜向“穆斯林单独建国”的方向前进。他自称领悟了伊克巴尔思想的价值，提出实行

¹ 赫克托·博莱索/著、李荣熙/译：《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真纳传》，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页。

² 陈延琪：《印巴分立——克什米尔冲突的滥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³ L. A. Sherwani, *Speeches, Writings and Statements of Iqbal*, Lahore, 1944, pp. 3-26.

⁴ 表明巴基斯坦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由旁遮普（以P表示）、西北边省和阿富汗领地（以A表示）、克什米尔（以K表示）、伊朗（以I表示）、信德（以S表示）和俾路支斯坦（以Stan表示）组成。



分治的根据依然是“两个民族”理论，即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彼此都享有单独建国的权利。为拉合尔年会的召开做准备，真纳连续在《时与潮》发表两篇文章，宣扬自己的“两个民族”理论和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思想。真纳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两个民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两大民族在起源、传统和生活方式上各不相同。印度教的特征是种姓制度，它的宗教和社会制度都以此为基础，而伊斯兰教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为基础。因此，必须制定一部承认印度存在两个民族的宪法，两个民族必须分享管理权。

1940年3月，穆盟在拉哈尔召开年会。在这次会议上，真纳作为穆斯林群体的领袖发表了历史性演讲，他认为，印度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际性质的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而且由于彼此积怨太深，解决存在问题的仅有的办法是把印度划分为自治的国家，让两大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国。3月23日，就在真纳发表讲话的第二天，拉哈尔年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性的决议，即后来历史上所称的“巴基斯坦决议”。受英属印度政治现实性的影响，真纳在Pakistan的涵盖范围上更趋于务实，他把“伊朗”和“阿富汗”去掉，把范围限制在英属印度的西北疆界范围内，使“穆斯林单独建国”理论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1944年，穆斯林“最伟大的领袖”真纳为了解释“巴基斯坦建国原则”而进一步将“两个民族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真纳并不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属两种不同的宗教和哲学范畴、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属于两种完全各异的文化源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¹因此，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穆斯林民族有独立建国的权力。他甚至还强调，两个民族差别太大，甚至许多方面是对立的，在一个国家内和睦相处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两个民族”理论和独立建国思想的指引下，真纳和穆斯林联盟带领印度广大穆斯林将建立巴基斯坦的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

1946年7月，印度各党派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并建立临时政府。尼赫鲁在声明中提出：所有自治计划都必须得到国大党同意，且随时可被变更。此举使得穆盟宣布8月16日为争取建立巴基斯坦“直接行动日”。当天，在加尔各答，穆斯林与印度教、锡克教徒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教派大屠杀，许多老弱妇孺惨遭杀害，教派仇杀蔓延至全国各地。事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指责对方策划冲突。同时，国大党方面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多次请求将穆盟成员赶出临时政府，这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建立主权国家的愿望，从而使穆盟领导人真纳接受了分割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小巴基斯坦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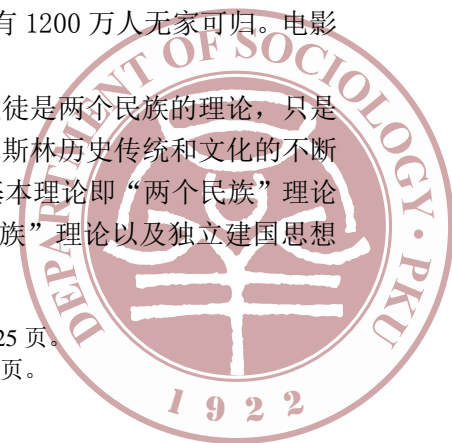
1947年6月3日，印度总督蒙巴顿制订的《印度独立法案》公布，宣布将“把英属印度按照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保留总督并在两个自治领分别成立制宪议会和政府。1947年8月14日真纳在卡拉奇就任总督和制宪议会主席，宣布该日为“巴基斯坦独立日”。第二天印度宣布独立，英国在印度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结束。

印巴分治造成难以估量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此期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产生的不信任感和仇恨对后来的印巴两国关系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在旁遮普、孟加拉两个地区，居住在印度教徒地区的穆斯林逃亡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地区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往印度管辖区。在印巴难民的迁移流亡过程中，最保守的估计至少5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另有1200万人无家可归。电影《甘地传》曾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如果说1883年赛义德·艾哈迈德首次提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是两个民族的理论，只是巴基斯坦建国的先声的话，经过伊克巴尔等几代穆斯林群体精英对穆斯林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断挖掘，以及对穆斯林民族的不断建构，到真纳时，巴基斯坦建国的基本理论即“两个民族”理论已经成熟。²而且随着巴基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深入，“两个民族”理论以及独立建国思想

¹ 胡志勇著：《冷战时期南亚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5页。

² 杨翠柏、李德昌编著：《当代巴基斯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逐渐被广大穆斯林群众接受，这为政治、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穆斯林争取民族独立，构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四、结论

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是其深刻的民族因素作用的结果。独立的穆斯林现代民族意识是其首要的因素。因为只有独立的穆斯林现代民族意识成熟时，穆斯林传统居住的土地才被视为本民族的“固有领土”，穆斯林的民族精英才会以“民族首领”的角色进行民族动员，发动独立建国的运动。因此，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英属印度内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势力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背景下上述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 文】

中国穆斯林网络 BBS 的议题特征及其建构分析¹ ——以百度“回族在线”贴吧为例

鲁孟琦

摘要：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百度“回族在线”贴吧中特定时间范围内主题帖的主题，以及其中有效回帖内容的内容表达进行统计分析，来分析中国穆斯林网络 BBS 的议题建构及议题特征进行探究。分析结果显示，从主题帖角度来看，其主题内容表现出该 BBS 的议题建构淡化民族宗教因素，突出日常生活因素的建构倾向；从有效回帖内容表达的角度来看，其内容表达侧重于 BBS 成员自身身份认同的表达，以及围绕不符贴吧宗旨的异质性回帖的互动展开。综合分析结果，在该 BBS 中，BBS 管理者主观上进行的议题建构，与贴吧网友客观上表现出来的议题呈现具有较大的差别。

关键词： 中国穆斯林；回族；网络 BBS；议题建构；议题特征

前 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互联网的崛起，是 20 世纪后期一个全球性的重要事件。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如上网冲浪、收发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娱乐、在线讨论、网上购物、在线直播等网络活动在短短的几十年深深融入到了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愈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崛起，使得信息成为了重塑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再结构化的基本力量。而由互联网型塑的网络生活空间，作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场域，大大拓展了人类社会生活的范围，转变了社区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形态。借助网络，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多、更直接的话语权，同时在其中拓展原有的社会关系，或是建构的社会关系。互联网“为那些原本可能社会生活狭隘的人们提供了社会联系的机会，为那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或受到压迫的群体提供公开发表自己的机会。”^[1]就穆斯林世界来说，目前，“数以百计的团体、协会、个人和很多政府及宗教机构都在企图增加穆斯林在网上的存在。”我国的穆斯林各族群也开始大量利用网络空间来传播伊斯兰信息，沟通穆斯林世界。“网络似乎是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对穆斯林来说是再合适不

¹ 本文为作者 2017 年的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论文。